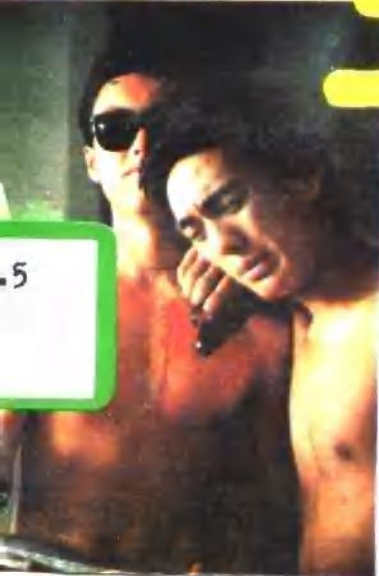


我的 黑道 生涯



梁潛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紀實小說 紀實小說

我的黑道生涯 WO DE HEI DAO SHENG YA 梁 潜 著

责任编辑：张 杨

封面设计：英 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84 000字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1年4月第1版 ·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 000册 定价：4.10元

内容简介

宋子豪曾是香港一个家道富裕的大学文科学生，正当他埋头苦读，准备一展夙愿的时候，家中祸起萧墙。先是小妹被几个纨绔子弟诱奸怀孕，接着大哥为此被殴致残，宋子豪被迫辍学持家。他为报家仇身恨，假手父亲工厂中黑社会头目“大哥成”进行报复，从此与黑道结缘。大哥成死后，工厂几遭黑社会头目“摩顶平”敲诈，宋子豪欲借另一黑社会头目“神仙鱼”之手予以调停反被出卖，工厂被烧。宋子豪刺杀仇人未遂反而身陷囹圄。在狱中屡遭黑社会报复，大难未死。为求生存，终于被迫加入“义安帮”，天赐良缘，竟成狱中“大佬”。从此宋子豪与黑社会结下了许多纠葛，最后以杀人罪被判重刑，行前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忏悔，揭出香港黑社会千奇百怪的内幕。

目 录

一、不是冤家不聚头.....	1
二、原是富家公子，油脂妹妹堕落.....	4
三、工潮初起，我作调停.....	10
四、引狼入室，酿成大祸.....	18
五、为求自保，被逼作孽.....	34
六、阴差阳错，被推作大佬.....	52
七、黑狱风声鹤唳，老黑义收徒弟.....	76
八、家道中落，重新做人.....	92
九、老板千金，娇柔可亲.....	95
十、亲情原本无价.....	111
十一、痴情女紧追不舍，为护花错手杀人.....	117
十二、父亲闭门不纳，远走澳门避祸.....	128
十三、卜卦签灵，赌场惊艳.....	132
十四、超哥落难马交，我始得悉真情.....	144
十五、倩女另觅佳婿，浪子破罐破摔.....	150
十六、一朝涉足，永无翻身.....	157
十七、智斗神仙鱼，重建高身价.....	167
十八、挑衅警方，邪屡胜正.....	185
十九、坚叔隐退，我掌舵驶入正行.....	202
二十、商场如战场，好友是仇家.....	213
二十一、敏仪说情，留下隐患.....	223

二十二、高处不胜寒，屡遭不测事.....	227
二十三、陈世昌贪色领嘢，有人要我消亡.....	237
二十四、阿朗为我牺牲.....	247
二十五、好友成为枪下冤魂.....	254
二十六、敏仪被扣押，二〇五出山.....	272
二十七、最后仲裁者舍我其谁.....	276

一、不是冤家不聚头

没有人清楚我宋子豪的一生。我说这话，是因为外界一直为我蒙罩着一道神秘的面纱。有人认为我是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有人认为我是豪爽仗义的善长仁翁，有人认为我是个十恶不赦的黑道枭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来我没必要争辩，他人说什么，与我宋子豪何干？

“豪哥，今次你再没有机会了，我和你认识二十年，斗足二十年，到底邪不能胜正，你最终还是落入法网，你认为这种结局合理吗？”

和我说这番话的人，是监狱里的一个高级督察。要在往常，有人对我说这种话，我不喷他一脸鼻血才怪。但今天我听了，竟然垂下头，哑口无言。

不会再出现奇迹了。连同今次，我落入警察的手中已经七次。前六次，都让我死里逃生，超越了人们常说的“事不过三”的箴言。今次警方抓获我之后，仍如临大敌，除把我转移几次转到现在这个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点囚禁之外，周围还密布重兵，提防劫狱。单等法庭的检控官搜集齐全我的犯罪证据，即押我出庭候审。我知道法官绝不会便宜我。因为香港政府废除了死刑，所以我猜想最大的可能是干

脆将我引渡出境，让还保留执行死刑的国家处置我。我在好几个国家都犯有命案。他们都极欲要得到我。因此，我尽管一向不相信命运，却也得承认，今次报应来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法庭决定将我引渡出境。但在执行之前，我还得逗留在港一段时间，以便“协助”警方调查清楚一些对某些人有所涉及的重大案件。我不是傻瓜，我知道我如果什么都说清楚，我的死期也就到了。我不想死，便今日胡扯一通，明日又更正一番，采取拖延战术。

这时候，那个监狱的高级督察又来会我，对我说：

“宋子豪，你以为你真很聪明吗？你不和警方合作，你的死期更近！”

我想了想，恍然大悟。是的，不仅法官想我死，许多人亦都想我死。尤其是那些和我打过各种交道的家伙。江湖险恶，有时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这十数年我在外面结交的黑白两道的朋友，许多都是手握重权的官衙败类，更不用说道上那些杀人不眨眼必欲置我于死地的仇家了。如此说来，如果我肯合作，警方便可以成为我的保护人了。

但是，我不是江湖上一般的小混混儿，正所谓盗亦有道，要我把一应内幕全盘曝出来，我做不到。

高级督察揣测到我的心态，看着我英雄不象英雄狗熊不象狗熊的狼狈样子，便试探着说：

“豪哥（他又称我作豪哥！），如果撇开你是我的死敌，我倒是非常地佩服你的。”

“德哥，”我忍不住“哧”一笑，“好了，过去就算我宋子

豪对不起你老人家，别再寒碜我啦！”

我们这番对话是有因由的。要不是因为我，我面前的这位“德哥”，绝不会当差当了几十年，肩膀上只有“两花”“一柴”^①，捞到个中级警官，且屈就在监狱这种无甚作为的部门里。德哥身上被我泼过不少洗不干净的脏水，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正气凛然的汉子，不为金钱所动，不为诬谄而怨，更不为枪弹所惧。私底下，我对他也十分敬佩。

“豪哥，我看这样吧，如果要你将事情象竹筒倒豆子般地倒出来，恐怕不太可能。我知道你落水之前是读中文系的大学生，笔头了得，你是否能写一份较为详细的自传，一来让人知道你豪哥，二来以儆后来者。”

“我们不愧为十几年的冤家对头，知我者莫如德哥！”我心动了。“可我这几年只抓枪不磨墨，可以写吗？”

“你那些事，充满传奇色彩，顺手写来，都会好看，你忧虑什么？”

这也是。我颌首。

现在，人们也许都知道了我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大哥大，却不知道，做坏事非我的本意。——我这么说，可能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因为路是人自己走出来的。但我只能这么说。

我是无奈。

“别犹豫了，写吧。我可以代你向法庭申请延长递解你出境的期限，并尽量不让其他人骚扰你。”

① 官阶标志。

德哥不念旧恶，语重心长，令我这个从不轻易淌泪的人淌下了泪。

于是，我便以我的唠叨作出我的忏悔。

二、原是富家公子，油脂妹妹堕落

那一年，我十九岁，是港大文学院文科二年级学生。我的理想和志愿是要当一名新闻工作者，拥有一间大的报社或者电视台。当时支持和鼓励我这种思想的，是我的自信和家庭里的殷实环境。我从幼儿园一直到中四，都是班里学习成绩的佼佼者，考港大时，我离考得全港最高分的文科状元周查理只有七分。周查理是个中英混血儿，听说他一毕业就回英国去了，当了一间大机构的副总裁。我对他还有记忆，是因为那七分当时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只差区区的七分，我就败在人家手下了。再说我的家庭、父母、大哥和我的一个妹妹。父亲拥有一间中型的制衣厂，产品都是输往美加的，父亲很活跃，本来以他的资产，是够不上份儿的，但他竟然在商会里兼了个理事的头衔，很有点身价。制衣厂的利润不是很高，但维持一个家庭的富足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父亲对我的志向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他原来是想我子承父业的，但看我兴趣完全不在他那间制衣厂里，同时我还有一个大哥可以帮手，所以他也就任我自由发展了。我向父亲提出，待我在港大四年毕业之后，我再到美国或者欧洲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父亲就说，这没有问题，待你在港大毕业，我们家的制衣厂可能又发展成什么规模了，拿一二十万港元供书教学，

是阿爸应尽的义务。你好好读书吧。得到父亲的承诺，我自然满心欢喜，学习也就更刻苦了。但就在这时候，我家里出了一件事，就是我那个妹妹，突然离家出走了。

我那妹妹，名叫阿雯，自幼让我母亲宠坏，小小年纪，就牙尖嘴利，在家中称王称霸。父亲怕她长大成为“油脂妹”，便把她送到一家教会办的学校上学。可教会学校虽是耶稣基督的圣洁之地，却阻挡不住内部蚊蝇的滋生。我妹妹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已经有了两三个要好的男朋友。父亲把他们分开，妹妹的反抗精神就更厉害了。她做的许多事情，都不让家里人知晓的。直到有一次，学校打电话要我父亲到学校去领人，家里才知道，阿雯已和一个男生乱搞，怀上了孩子。校长声言要把这种学生开除，我父亲好说歹说，又答应年终的时候，向该校捐赠一笔善款，校长才没有话说。父亲把阿雯押回家，老脸气得青紫，阿雯只是“呜呜”地哭。

“你这衰女，快去同我到医院把胎刮下来，以后再干这种事，我打断你的大腿！”父亲吆喝说。

“你那么大声大气干什么？”母亲却护着妹妹，“阿雯已经知错了，你没看见她哭得两只眼睛都成了大核桃？”

“整天都是你！把孩子溺爱坏！你看看阿雯的样子，成何体统，十六岁就怀上了外面的野种，你叫我怎么在别人面前露脸！”

“你怎么能全怪我？女儿你也有份呀？”

“咳！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执生^①吧！”

① 自行弄妥。

父亲气哼哼地出门去了。母亲一边骂他不负责任，一边准备让阿雯到医院去做坠胎手术。

“妈，香港坠胎是犯法的！”一直没开口的大哥在旁边提醒说。

母亲这才如梦初醒，望着哭哭啼啼的阿雯说：

“那你看要怎么办才好？”

“阿妈，别理我，让我去死了吧！”阿雯突然瞪直眼睛说。

阿雯倒有破罐子破摔的意味，不过我大哥却看出她是在玩弄花招，讨得心肠软的母亲的包庇。便忍不住随手给阿雯一个耳光。

“你就去死！我倒不信，你会死！”

这一下不得了，阿雯扑到大哥身上，又抓又咬，母亲大喊着把他们分开。

“你们！你们不要打了，够了，你们再打，我就去死了！”

阿雯的歇斯底里好不容易被制住，大哥便把她锁入房间。

“你看，你看，现在可怎么办？”母亲显得六神无主。

父亲不在，大哥就是家里的主宰。他咬牙切齿地说：

“怎么办？你待这死妹仔安静点，就带她回大陆去！”

“回大陆？”

“回大陆的姨婆处，让她帮忙找个乡下的赤脚医生把胎刮下来就是了。”

“找大陆的赤脚医生？他们……”

“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大陆的医生料的可能不行，下孩子可最了得了。他们一个人一年要干这种事几十次或者几百次，下孩子当阉鸡！”

阿雯当时仅得十六岁，还未成人，总不能让 孩子 生下来，母亲叹了口气，只得首肯。

但大哥还不肯善罢甘休，他趁母亲到外面干什么的当儿，开锁钻进阿雯的房间，追问她说：

“说！这个野种到底是谁的？”

“是谁的，关你屁事？”阿雯显出本色。

大哥大怒，一把揪住她的衣领，骂道：

“你真是没救了！”

“你打吧，你打死我，看你如何向妈交待！”

阿雯逞强，大哥无奈，只得放下手来，一言不发黑着脸出去了。

当时我不在家，事后都是家里的女佣顺嫂告诉我的。

大哥到阿雯的学校去，从阿雯的同学那里了解到和妹妹发生过关系的几个油脂飞，找他们寻仇，但打不过人家，让人家劫持到一个什么地盘去，打电话要我父亲去赎人。

而我那个不生性的妹妹阿雯，便趁家里乱得一锅粥的时候，偷偷地从窗口爬了出去，再没有归家。

父亲不敢报警，怕报警那几个油脂飞对大哥不利，便死气气地带着一笔现金，把大哥赎了回来。但大哥这时候一条腿已经让人打断了，从此他要坐轮椅行走。

我在学校听到消息，匆匆地赶回家来。父亲一见我，便搂着我的肩膀大哭。

“豪仔，阿爸如今就剩下了你一个，你一定要生生性性，别再让我失望了。”

阿爸的意思，是让我从大学退学，到制衣厂去帮手，制衣厂的事情，阿爸本来是寄望于大哥的，大哥残废了，希望便落在我身上。我父亲年岁并不大，但他早年因为创家立业，一直心力交瘁的拼搏，加上女儿的不孝，便未老先衰，头发一向靠药水来染黑。他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面前这么软弱的，心肠便软了。

“阿爸，你放心，我马上就回来帮你的忙。书我不念了。”

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有另一个主意。是谁令我家门惨遭不幸的，又是谁让我中止学业，被迫放下理想的，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办这件事情，而且谁也阻挡不了我。

我相信妹妹是遭受坏人的引诱才堕落的。而大哥，就为讨一个公道，而让这些坏人打得要坐轮椅！这口气父亲能忍，我却不能忍。

父亲看到我的脸色不对，便担忧地说：

“豪仔，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这事情万万不可为。你斗不过人家的。”

“但总得要把阿雯找回家呀！”

“找阿雯回家也没用了，我就当少生这么个女儿，你就当少了这么个妹妹罢了。”

一个做父亲的，只有在绝望了才说出这种话。

“不行，我还是要找阿雯，我不能白白地少了一个妹

妹！”

“豪仔，你要阿爸说多少次才行？你要去找他们晦气，大哥就是你的榜样。大哥比你聪明，比你强壮，他尚且被人打成这样，你一个文弱书生，还不是去送死？算了，就算我们倒霉吧。”

父亲担心我出事，日夜看管着我。我无奈，只得表面上不再作寻仇的打算。

“我们报警，让法律去惩罚他们！”父亲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企图平息我的怨愤。

一开始我也寄望于警方能够为我们家伸张正义，警方倒也没有拖延，很快就把那几个打伤我大哥的油脂飞捉拿归案，但是，由于我妹妹失了踪，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他们诱奸未成年少女，法官只判了他们之中两个人一年半刑期，另一个因未满十八岁，更是只被轻判入惩戒中心接受感化教育八个月，连牢都不用坐。我调查清楚，当初就是这个家伙，最先引诱我妹妹的。

我们全家坐在法庭里听完判决，我母亲当场就呼起冤了，但法官只是摘下眼镜，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父亲则极力按着我的肩膀，不让我冲动起来。而最可恨的，是那个区家洪，就是那个少年犯，在接受指控律师的盘问时，说出许多下流话来污辱我妹妹阿雯，被衙役押走时，更冲着我们做鬼脸，意思是说你们报警了，又能把我怎么样。要不是父亲按着我，我一定会冲上去揍他一顿拳头的。

我在法庭吞下这口恶气，却下了毒誓：我一定要让区家洪，还有那两个被判监一年半的畜生今后的日子不好过！

三、工潮初起，我作调停

由于家里发生的不幸事件，父亲的精神整天恍恍惚惚，对制衣厂的事务也不象过往那么认真细致地过问，结果导致了一场劳资纠纷的工潮。工潮起因是我父亲辞退了三名怀孕的女工。我进厂第一天，就看见所有的缝纫机都停下来了。十几个工人代表坐在厂务办公室的写字台上大声议论着什么，我通过侧面打听，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原来香港的工厂主，一般都喜欢趁工厂的生产淡季时，解雇一部分不需用的工人。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这样工厂主可以节省开支，而遭解雇的工人，也会拿到一笔大约为一两个月薪水数额的遣散费，另谋发展。但我父亲算得却很精，他先要解雇那些怀孕了的女工，想要避开女工日后生产期和哺婴期的有薪产假。这在法律上虽然说得过去，却在劳资关系上蒙上阴影。引起鼓噪是少不了的，但酿成工潮，我父亲却绝没有想到。尽管我父亲作了让步，但工人们的情绪还是控制不了。工人们要求加薪，否则就罢工到底。我父亲便宜没讨着，反被咬了一口。

“今次的工潮，完全是让人鼓捣起来的。”父亲告诉我说。

“让人鼓捣？”

“嗯，有人食碗底反碗面，忘恩负义！”

“谁？”

“管工阿成。”

“阿成？怎么是他？”

“他得一想二，上次他想要工厂的股份，我不答应，他便怀恨在心。”

管工阿成我见过两三次，他有段时间老往我家跑。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副很厚道的样子的。我父亲很信任他，却想不到他要和我父亲作对。

“豪仔，我和他们已经闹僵了，今次就由你出面吧。你告诉他们，大家这样拖下去，都没好处。”父亲寄望于我。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是想通过我作中间人。因为经过今次事件，工人们老板已经抱有恶感，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缺乏冷静。而由我以少东家的身份出面，回旋的余地就大了。于是现在对工厂情况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仓猝下阵，和工人代表们坐上了谈判席。

但工人代表中，没有那个管工阿成。我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了讨取工人的好感，在工厂所能接受的前提下，答应了工人加薪要求，升幅是他们要求得到的数字的七至八成。工人们复工了，我也就开始考虑如何把那个管工阿成清退出去，尽管他没有当代表，但连瞎了眼的人也都能看出，他是幕后操纵者。可父亲却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阿成不能炒^①，炒了他，麻烦更大。”

我相信这个时候谁都会问一句为什么。但父亲并不正面回答我，只是说：

“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先要稳住他。”

^① 开除。

我以为父亲是怕工潮一结束就解雇闹事者，遭人闲话，但后来我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阿成在工厂里很有影响力，弄不清什么原因，大家都对他又敬又怕。为了维持表面的平静，我也只得和他说话，套套近乎。有一天他对我说：

“阿豪，你父亲误会我了，我其实是有苦衷的。”

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只能耸耸肩，表示我的模棱两可。

“阿豪，连你都不肯相信我？”他追着又问。

“相信，相信的。”

“那就好，那就好。所谓日久知人心，我大哥成是什么人，你相处久了就知晓的。”

“是，是。”

“嗯，对了，我看你这几天老是心不在焉的样子，是不是有心事？”

“没有。”

“别瞒我了，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倒是奇怪了，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清楚，外人怎会知晓？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成哥，别开玩笑，我能有什么心事？”

阿成有点神秘地冲我一笑，又说：

“好，好！没心事就好！不过，你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可找我大哥成，给一个机会我表明一下心迹。”

阿成摇摇晃晃地走了，我却愣在那里。我怀疑阿成是看穿了我的心事，我可能不懂掩饰，把心事都写在额头上。其实，一个象我这种年纪的又有这种遭遇的年轻人心里想什么，别人实在不难想象。